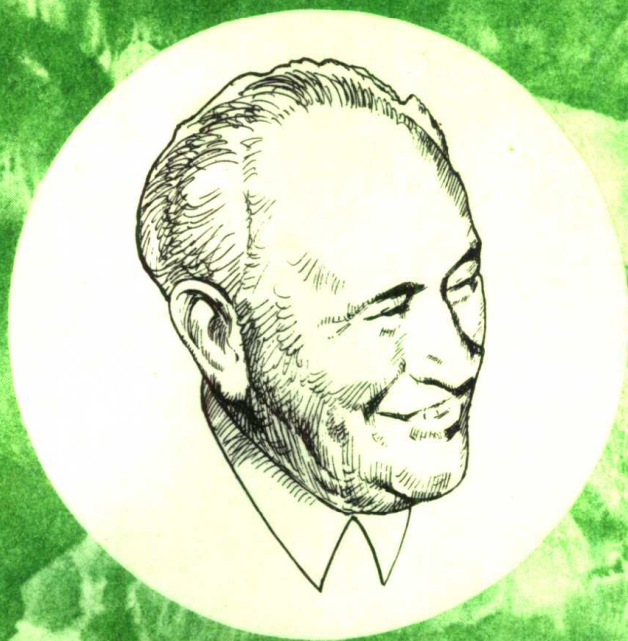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控制美国的十大财阀》



旅店大王希尔顿

〔美〕唐拉德·希尔顿 著 孔祥智 耿杰中 译

中国经济出版社

目 录

你必须心怀梦想·····	(1)
童年·····	(23)
苦涩的成长·····	(33)
希尔顿旅馆和三人乐团·····	(46)
踏入政界·····	(56)
自组银行·····	(63)
从军·····	(71)
寻梦·····	(79)
经营二手货旅馆·····	(91)
百万颠峰与红帽姑娘·····	(108)
危机四伏·····	(116)
突破·····	(132)
你的梦想有多大·····	(144)
华尔道夫的诱惑·····	(161)
永无止境·····	(170)
生活的艺术·····	(184)
大事年表·····	(191)

你必须心怀梦想

我并非出生在德州。

这是个难以改变的事实,为此前德州州长杰斯特先生曾发生了一次短暂的尴尬。当时杰斯特州长提议要封给我“德州名人”的荣誉。我便高兴地接受了这一荣誉。这件事马上被新闻界披露出去。于是,宾客纷至,大家聚集在传统式的贺宴上。

宴会举行到 11 点,尴尬的事情便出现了。好多人在议论中肯定:我购买的第一所旅馆在德州的席斯可,达拉斯那座才是我亲手建造的。因此没有人敢断言我是出生在德州。

这令我出乎意料:出生地点成了确定这一荣誉的先决条件。如此说来,不论能否出名,所谓“德州佬”是天生的,而决非后来努力所致。

在加州我的寓所接到气急败坏的德州州长的电话。

“唐尼”,他说:“你是出生在圣·安东尼奥的吗?”

“没错。”我自豪地答道:“在新墨西哥地方的圣·安东尼奥。”

电话那边一阵寂静。过了一会儿,州长先生说了一句话:“你将是唯一的‘荣誉德州名人’。”但在那个宴会上州长先生说过——在德州,大家仅承认一个圣·安东尼奥。

既然德州名人荣誉已属于我，我便轻声温和地反驳他道：“但是，你我都清楚有两个，其中一个是我真实的出生地。”（注：在当时的美国，有两个地方叫圣·安东尼奥。一个在德州，一个在新墨西哥地方。）

“不过，几个月前，在我重返故乡时，我禁不住怀疑，那次宴会上州长先生所说的话，好象预言，而并非随口乱谈。因为，按实际情况来看，这世上好象真的仅剩一个圣·安东尼奥了。”（注：作者的意思是他出生的地方，由于没落，好象真不存在了，所以只剩下德州的圣·安东尼奥了。）

但是，当初我并非为州长的那句话而重返故乡的，我真没想到自己的故乡会在地球上消失啊！因为包括我出生地在内的阿尔布格市对我太重视尊重了，他们确定了一个“唐拉德·希尔顿日”。所以我去新墨西哥州。

我并不是那种鼓吹维持现状的人。当我的飞机在机场着陆之际，我感到十分高兴，阿尔布格与我都发生了很大变化——可以想象，是在好的方面。

在我记忆中，阿尔布格是第一个大城市。我第一次去阿尔布格乘坐着一摇一晃的老爷火车，去那儿的一所小军校学习。一个比我稍大的男孩接待我，对于接待毫不起眼的新生，他带着一脸的不悦之情。

这回，我却坐的是银白色的大型飞机，在天际间飞越，翩翩然在克克兰平原降落。每次见到这种柔合力与美、缩短时与空的文明进步时，一股浓烈的激情从心中涌起。记得第一次见到的克克兰平原是一片广阔的荒地，到处野兔、野狗及飞禽出没，这里是它们的生活天地。而现在，原子能设施

一望无际，成为人类跨入新时代的里程碑；换个角度说，成为警惕人类陷入战争危机的墓碑。

第一次游览阿尔布格是在学生时代——也就是那位满脸极不情愿的学生带我入校的那次，一路尽是留有车痕的泥土味、立着一堆歪斜的泥土房，仅有一个“年轻的”小镇，镇上拥挤不堪，有近 6000 名勤劳的拓荒者、铁路工人、探险的枪手及低贱女子。

现在这次旅程，陪伴我的则是一位警员，车子急驶过马路的声音，以及一个万人的现代化的都市。最后，在希尔顿旅馆门口，车子停住了。

这些巨变和我的亲历感受，我都痛快地讲述给姐姐费莉丝，老友威尔，还有我孩童时任沙卡洛郡神父的裴尔瑟德。

“这里的发展，真是非同寻常。”我说。

他们不约而同地问我：“是否继续到圣·安东尼奥看看。”

姐姐说：“这次旅行或许会使你收益非浅的。”姐姐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总是费尽心机地提醒我，要珍惜这些难以用金钱量度的价值。我还记得在 1955 年当我们为座落在比佛利山的希尔顿旅馆举行开馆典礼时，我邀请费莉丝姐姐来加州和我共享盛典。

姐姐只寄了一张明信片，上面写着：“亲爱的唐尼，感谢你的邀请，可是你却忘了，罐装桃子的农忙季节到了。”

如今，“唐拉德·希尔顿日”将成为事实，我的事业如此顺利，在我自得其乐之时，姐姐却出来运用她的机智来杀我的威风。

我告诉她，“那时候，我做梦也未想到”——这里我指我与阿尔布格的第一次照面，以及今天彼此的巨变——“有一

天阿尔布格的希尔顿旅馆会高高地矗立于市中心，火车站都被阴影所遮掩。”

“我想想看，”费莉丝真能看透我的心思，“你那时才十一二岁，是不可能注意到旅馆的。那时你非常厌烦学校的寄宿生活，心中只想回家；也许，你还希望自己尽快长成大人呢？”

这一阵，我又陷入了痛苦的回忆中。我好象又成为以前那个害羞的小男孩，被一个完全陌生的人，拖着穿行小镇，一双与身体好象不配套的大脚，时不时地碰到一起。

费莉丝把我带到现实中来。“好啦！你的身影已留在阿尔布格了。我们全家的指纹已沾满了沙卡洛。但是，圣·安东尼奥并未留下我们的任何痕迹，你该去那儿瞧瞧。”

威尔也这么想，但他并不是担心我能否留些东西在圣·安东尼奥。他想到了我的父亲，他对我说：“唐尼，你父亲已不在这个世界了，他亲手建立的那个地方也随之衰落下去，现在，已经没有能够再现当年情景的事情了。”

火车不再在圣·安东尼奥停靠，这对裴尔瑟神父是难以承受的打击。他的感受我很了解。当他还是圣·马歇尔市的神父时，常常徒步或骑马去走访教堂，后来，阿肯色、托皮卡两地的铁路工人同情他，让他坐在最后一节车箱里，这样，他就可以拜访沿圣大非铁路的所有城市的教堂。

“火车不在圣·安东尼奥停，我实在无法想象。”裴尔瑟神父说着，不停地摇着悲哀的头。

我也有同感，只不过我早从一位老同学口中得到了这些令人懊丧的情况。高斯·安东尼奥曾沿着里奥格兰河（位于墨西哥与美国南部边境的接界处）上游，乘坐他那辆福特牌

汽车漫游，老远来看望我。当我问及圣·安东尼奥情况如何时，他舒展的脸立刻变得紧锁起来，好象要流泪似地说道：“可悲啊！”

第二天早晨，我最终来到了圣·安东尼奥。这对别人来说，只是一次空间的旅行，而对我则具有时间与空间两重意义。

从阿尔布格沿着公路行进 30 公里，在一堆耸起象小丘似的印第安部落前我停住了。这儿是以前母亲最喜爱的踏青场地。在部落里面有座古老的小教堂，一幅画悬挂在教堂内，画上是被利箭穿透的圣像，是当年印第安人遭到侵犯，来到这里寻求庇护时留下的遗迹。第一次同母亲一起欣赏这幅画的着迷情景浮现于我眼前。

母亲告诉我，印第安人即使在尚未完全明白和接受神的旨意前，他们也感到神灵的伟大，所以到教堂内寻求保佑。

这番话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。以后，在我难以了解神的旨意时，我明白，我仍可以寻求神的庇护。

教堂外面，依然挺立着永恒的印第安部落。早在西班牙人侵入这里，寻找黄金以前，这些部落已经有了他们的文化、纪律和自治政府。

老一代人都对印第安人热诚相待。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爱好向往和平的，他们同所有相处的人能够分享共同耕耘的劳动果实。

如今，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有所改进，但我仍对他们怀着无比的敬意。因为，我知道，就是只剩下最后一个人，他们仍会忠实地遵循自己的生活传统方式不断勇敢地生活下去。

车子跨越里奥格兰河到西岸，沿路我顺着有“绿色黄金”美誉的棉田向南行进，一直行到墨西哥边境的艾尔帕索。昔日的绿色黄金，如今已变成了一片杜松、野生南瓜和灌木蔓延的荒田；稀疏地立着几间泥土平屋，辣椒田点缀在泥屋周围。

随后，我离开了这一带的“生命源头”——里奥格兰河，展现在眼前的景观，没有任何生物存在的迹象。尚未荒废以前的这片高地荒田，假如有雨，便能长出牧草，但是，如今由于干旱和过度的使用，已经贫瘠不堪，看上去满眼荒凉，任凭狂沙肆虐了。

从这儿再往前行，顺着里奥格兰河旁的公路，距阿尔布格有 75 公里的路程，便到了沙卡洛城——圣·安东尼奥的居民区。

时光流逝，我又踏上了家乡——我的第一个 25 年就在这儿度过。在这海拔 5000 米的高地上，从不缺少风雨、阳光、青山、流云，年轻时的激情、梦想、诗意和轨迹好象全部重现。

这儿有一种“充沛”的美——充沛的空气、充沛的阳光、充沛的空间，甚至连人都冒昧的分沾了一份“充沛”。

空空的胃把我拉回到现实中。

我忽然发觉，人甚至可以在这里培养出一个很好的胃口。这时，我所想要的，不是纽约或好莱坞的美味佳肴，而是一块简单而实用的牛排。那种我学生时代极其熟悉的沙卡洛旅馆的牛排。

招待我的是一位面带笑容的年轻经理。当我问道：“现在吃午饭不算迟吧？”他摆开双手耸耸肩说：“您迟到 10 年了。”

原来，这儿由于生意的萧条，有 10 年光景已不再供午餐了。

沙卡洛到处都是这种荒凉，好象与实际脱节了 10 年，甚至 40 年的情调。

这正如费莉丝所说：这里不再缺少希尔顿家族的指纹了。除了由一位远方亲戚主办的一家杂货店外，还有一所为纪念先母而设立的现代化学校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学校原来是一所具有百年悠久历史的白色双塔教堂。现在，学校旁边仍有一座修道院。

埋葬我双亲的墓地，就在沙卡洛城后面。

唯一变化巨大的是我小时候读书的新墨西哥学校。当时仅有三座砖造的房子，如今成为校园广阔的沙卡洛中心——新墨西哥工业技术学院。

我来到街上，我的视线立刻被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吸引住了，那是在母亲生下最后一个孩子时，父亲为她建造的。对于儿时的我，它简直是座皇宫；可如今，只不过是一栋极普通的水泥建筑物而已。我并没有逗留，里面住的是陌生人。

我手中拿着一束花来到墓地，久久凝视着双亲的并排墓地，它们与远处莫达拉的玛利亚山（莫达拉的玛利亚是圣经中的人物，被恶魔附身，由耶稣显神灵治好）互相辉映。此山由于有个貌似跪地圣女的风蚀石而得名。童年时，我经常骑上心爱的俊马去那儿游玩。心中充满了梦想；可是当时的梦想小得可怜，谈不上高深远处。

看着这些故居，我心里明白，即使有更多的指纹留在那儿，可当初赋予它生命力的那些手，已不复存在。

再顺河走 11 公里，我终于找到了圣·安东尼奥的“遗

迹”——费莉丝叫我快来看；但事实上什么也看不到了。

整个城好象又被大地收回，被气层所吞没。

当然，几排泥屋还是可以看到的，稀疏的围墙和零星的鸡、狗、小孩打闹的场面展现在太阳下。可是，当初父亲亲手建造的是整齐有致的小王国：有店铺、五金行、畜圈等等建筑物，如今，随着时间、大火和收集纪念品的破坏，仅存下地基和几片残垣了。

火车站曾经是圣·安东尼奥的支柱命脉，可现在已消失了，火车再也不从这儿一天两次地飞越了。

在迦太基的煤矿也早已失去了生命力。

德州州长是正确的，除了他们的圣安东尼奥外，再也无法认出另一个圣·安东尼奥了。

我的老同学也是正确的，的确“可悲啊！”

但无论如何，故居仍留着两个链环，我的童年生活被紧紧地扣着。那就是在烟尘弥漫的泥土路旁挺立着的两栋建筑物。它们提醒我当时我在这个城市的哺育下如何成长。

那两栋建筑物，一栋就是教堂，当城市渐趋没落时，它依然由一些虔诚的教徒维持着白色的外观。另外一栋是一个微小的、空空象个盒子似的建筑，它曾经是一家银行——我的银行。

他们代表着我在圣·安东尼奥从我父亲那儿学到的两件事。

我的母亲玛莉·劳佛斯威勒·希尔顿，是我所知道的最可爱、勇敢的一位女性。这位年轻的新娘，离开了当时先进的城市——衣阿华州的道奇堡，也离开了她那位出生于德国的富商父亲，一言未发，睁着一双淡褐色的大眼睛，来到了

被她朋友称之为“被上帝遗忘的国度”里。她并不知道什么是阿帕奇印第安人，只知道这些人曾经有一次差点杀了自己的新郎。她也不懂西班牙语——1880年取代新墨西哥地方的唯一语言，更丝毫没有领略到这一苦处。仅有一点是她能确信的，那就是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是真正被上帝所遗忘的。

玛莉·希尔顿是一位具有深刻而坚定信仰的人，并且她的8个子女都得到了这种信仰的言传身教。我们大多数是出生在父亲堆满了杂货的泥砖房中，屋外便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和突兀的高山。这里所说的圣·安东尼奥就位于阿尔布格的艾尔帕索中间，附近流淌着一条与它名字“大河”完全相反的小河——里奥格兰河。

从我懂事起，母亲那直挺的鼻子和可爱的嘴巴就引起了我的注意，然而她的头发在还很年轻时就变得灰白了。母亲在我记忆中总是喜欢在她娇小的身躯外套上一件宽大的围裙，手里随时都抱着小孩。那时父亲并不算穷，可是能够见到的奢侈品在新墨西哥地方实在太少，因此，生活对于玛莉·希尔顿来说，仍然是漫长而艰难的道路。

当时虽然请来了墨西哥人做帮手，但许多事他们仍不会做或不愿做。有一位叫葛戈里的帮手便是如此，他和我们一起生活直到去世。平常，他仅愿帮我们洗碗，清洗房子，但不愿侍奉我们用餐，也不会烧菜。而且他也对我们的食物不感兴趣，自己一个人在一间离住处不远的房中做吃墨西哥食物。所以尽管有一些帮手，玛莉·希尔顿要做的事也太多了，她要做饭、烤面包、为孩子们洗澡、喂饭以及照料他们；但是，不因为这些而改变母亲的礼貌、温柔的谈吐，以

及沉着冷静、内向的个性——但在她兴致勃勃地讲述如何孵化小鸡时除外。

信仰成了母亲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不论事大事小，她都用一个答案，一个处方——祷告。对于母亲来说祷告与食物、空气同等重要，难以分开。她不仅在星期天带我们到老远的教堂与裴尔瑟神父一起拜告神灵；而且平日里，每天早晚，我们都要聚集在她身边，一起作家庭礼拜。

在我9岁那年，自我会走路起一直陪伴我的那匹马——奇哥，由于年纪过大，而且受不了我过度的骑用，离我而去了。

我和母亲站在奇哥陈尸的畜栏外，我要求母亲向我解释明白，奇哥为什么不能再和我在一起了？母亲无话可说，也难以解脱我悲痛的心情。最后，母亲指着远处白色的小教堂说：“唐尼，去祷告，把你所有的想法告诉神灵，她会给你满意的答复。”

我向来相信母亲，因而去了，起初是怀着沉痛而悲愤的心情而祷告，慢慢地，教堂的幽静气氛感染了我，由于神灵的真善，我的心情因祷告而平静下来。

过了半小时，我怀着感激和平静的心情走出教堂。事后不久，阿帕奇人在放牧经过我们家时，我又选中了一匹斑纹小马取代了奇哥的地位。

1907年，父亲所经营的强大事业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，奄奄一息，我上东部大学的愿望将变为泡影。母亲又提醒我：“神灵知道你适合干什么，儿子，去祷告吧！”

我长大后，在30年代也遇到了一次经济危机，初具规模的事业一下变成了债务、屈辱和抵押的无底洞，甚至有人

从我旅馆的窗口跳楼自尽。母亲仍然镇静如昔日，她说：“祷告，唐尼，那便是你最佳的投资。”

我不清楚父亲对祷告有什么看法，但对投资他是内行。他偶尔上次教堂，但不过是交际或参加婚礼罢了。星期天他也不去教堂，因为即使星期天他也很忙。

在和祖父一起从挪威搬出时，父亲取名奥古斯都·胡威·希尔顿。但在墨西哥地方，甚至更远地方，都管父亲叫“上校”。母亲则称他为“格斯”。格斯和母亲一样，也有一把通往成功、快乐的万能钥匙，那就是“工作”，工作对父亲来说同空气、食物一样不可缺少。父亲是以大写的“W”来拼这个字的，这点我确信。

格斯身高6尺有余，有大手、大脚、大把胡须以及宏大的音量，他实实在在是个“大”人物。他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与资产，将原来落后、孤立而混杂着西班牙和美国影响的小村落开辟成一个具有新生命、新纪元的社会。加之圣大非铁路的延伸而来，建立了许多转运货物的站台。

他有独到的天才眼光，利用天时、地利来综合开发新墨西哥，而且还充分发挥了维京人精神（注：维京人是西元8世纪~10世纪活跃在欧洲海岸的北欧海盗，富于冒险的精神）。由于精力充沛，在其他拓荒者都失败之际，他却能立于不败之地。

那时候的人们，大多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但父亲总是起得比他们更早些，在他的记忆中，6点半、7点已是中午了。

他是一个工作之人——“工人。”

他是当时许多人中的幸运者之一，找到了用武之地，并

将工作当成游戏，乐此不倦。我们常常看到的是：他或者在店里与买主讨价还价，或是骑马去山上收取羊毛、狐皮，同时带给矿工、牧场主和打猎的人一些金钱。他抽空到圣·安东尼奥的酒吧去喝上两杯是很少见到的事。

不论谁人只要向他提到做生意——当然是合法的生意——他就来精神了，总之，他非常喜欢工作。

世界上有一星期工作4天这回事，父亲是不知道的，就象他不知道什么是不良少年，他若知道了，他一定会说：“给他们工作就没事了。”这象母亲常说的“叫他们去祷告”一样。

他当然为我们找了许多工作，几乎从刚开始走路，就让我们做活，日后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和父亲对许多事物的意见不一致，但工作这点，却始终相同。

我们工作并非苦役，而是在力所能及的限度内。如果工作结束了，我们在灌溉水渠里游泳，或者沿河冒险，他都不反对。

或许使得大家非常团结是由于家里有做不完的工作。每一个新工的到来，都被看作生力军来欢迎。父亲很相信利用奖励来调动积极性，就象圣经中所讲的，劳动者应得到相应的报酬的说法。当然他不会多给，每一分都是血汗换取的。有两个暑假，给我每月5元的报酬在店里工作，不过他已实行我们现在的奖金制度。13岁那年，我暑假的薪金提高到30块，在我记忆中，到现在为止，还没有什么事能象那个暑假那么让我兴奋。

父亲，和母亲一样，把他所知道的最好事儿都教给了我们，但从不想得到我们对他的感激；也不担心我们的怨恨，而我们的确不曾这样回报。

格斯极少夸奖我们的工作，因此使我们对他的赞美越发珍惜了。相反，责备往往会导致我们一定程度的沮丧。只有一次，他公开表示对我的失望。我记得清楚，那是，因为我夜里等候货车第2天早晨睡过了时，母亲又不忍心叫醒我。7点钟，我一睁开双眼，就听到父亲在大发雷霆：“玛莉，我真不知道唐尼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！恐怕他成不了大器，要把他的一生足足睡完。”

这无异对我是极大的刺激，我立刻从床上跳下来，并且从此以后，我很少再睡过时。

当然，父亲对待工作，并不是困顿劳苦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他并不认为工作象人们所说的是亚当的过错；他把工作看作一件极其愉快的事，一件充满想象与调剂的事。

18岁以前，我曾做过职员、流动售货员和小规模的投机商人。第一次我从事旅馆业也是在此期间，职位是个小徒弟。我也曾拥有一份自制自销的“事业”，仅有我一位员工，一手包揽锄草、种植和灌溉，收获后，还得我载着产品去镇上沿街叫卖。一打玉米换10分钱，我对自己的成果感到十分满意。

我也学过弹钢琴，还几次为举行婚礼司琴。母亲也弹得一手好琴，钢琴是她想法从道奇堡运来的唯一奢侈品。父亲对音乐的爱好一点不亚于母亲，他要求每一个孩子得玩一样乐器。我不但弹钢琴，后来还学吹喇叭。有一次，我又荣幸地受聘在婚礼上弹琴，可年幼无知的我不知怎么地选了一首“我在爱的花里摘了一个柠檬”。从此，没有人再请我弹琴了。

喜好冒险的我，25岁以前已经从政，开银行、经商、

合资开矿及组织三人乐队等等行业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愿在工作中寻求花样。最近，我满足了一次当电影明星的欲望，扮演了我唯一够格的角色——唐拉德·希尔顿。对于报酬，我想大概是按照普通演员同样的标准，总得 246.50 元。但为了拍片，牺牲了我的整个感恩节，排演 3 次，从早上 10 点到晚上 8 点，都在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里度过。并且签了一大堆合同、安全传票等文件，数目多如结算一家大旅社的文件。

我从玛莉和格斯·希尔顿那儿学到的工作和祷告这两件事，使我受益无穷。因此，我又把这些全部传给我的子女，当作生活的灵丹妙药，就好象阿里巴巴的“芝麻，开门！”

总的看来，我的孩子们都同意这种说法。不过，同样当他们年龄稍大后，又有了新的想法。大儿子尼克认为除了这些外，一定还有别的东西。

“当然啦！”我告诉他们，“你还要有热诚、才华和其他许多成功的必要条件，不过，这两点是基础的东西，若没有基本的，你还能干成啥事呢？”

“才不呢！”二儿子巴伦和他哥哥有相同想法。“一定有什么因素是不能用祷告来解释的，因为我知道好多人工作十分努力而又很用心地祷告，结果也未成什么大事。”

此刻，我也呆住了，其他因素是什么呢？毕竟，我在这份遗产中已经活了 40 年。

此后，我乘飞机到纽约，坐在华尔道夫的旅馆大厅的时候，答案好象忽然间找到了。几个月后的今天，当我凝视着圣·安东尼的遗迹时，答案被我再次肯定。

就是——你必须怀有梦想。

我想这是绝大多数人从生意人口中得出的最后一个答案，没有人会为梦而想家，但是，我认为，除这另外两个因素外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，至少可以说我是从这儿开始的。

我所说的梦想和空想是截然不同的。空想是白日做梦，永远难以实现；也不是人们所说神的启示。我所说的梦想是指人人可及，以热诚、精力、期望作为后盾，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思考。

我认为，完成大事业的先导是博大的梦想，并配合以祷告、工作，否则祷告就失去意义了。这二者好像是梦想的手和足一样。或许，偶尔有些运气的成份存在，不过，我敢保证，若没有一份完美的宏伟蓝图，一切都是白费。

我的梦想比某些人的大，却也比有些人的小。有些人的梦想偏差多，往往尚未形成马上破灭；另有些人虽有充沛的精力，但缺少健全的计划，容易走入迷途，仍然难以达到目标。就象下棋一招不慎，全盘皆输，所以一步也错不得。

站在父亲之城——圣·安东尼奥中，在曾经是我的银行前面，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起步与别人并无什么差别。

“梦想”——都从这儿开始。

别人肯定难以相信，目前这幢因邮局刚搬走而空空的小小房子，会成为我最大的骄傲。它被叫作新墨西哥州圣·安东尼奥银行。

可是，我的第一个梦想的确是它，我曾经为了使它变为现实，历经数次困难、心碎、挣扎，尤其是经济不景气的那段日子。为了这幢不起眼的房子，我付出了多于事业中任何时期的心血。说起来，话可就长了，这又成另一段故事了。